

为了《老子》原貌客观地再现

(精缩版)

刘鼎华 著



为了《老子》原貌客观地再现
（精 缩 版）

刘鼎华 著

不忍千秋经典乱，无端动笔有原因；
别开生面少见识，弄斧班门气象新。

——《老子》重整题

刘鼎华

2009年11月18日

目 录

- 一. 关于《老子》的再次整理与重新校注……………(1)
- 二. 重整《老子》并简要注释……………(14)
 - 1. 上篇第一章：“道恒无有”章……………(15)
 - 2. 上篇第二章：“道生德蓄”章……………(22)
 - 3. 下篇第一章：“人之道则不然”章……………(27)
 - 4. 下篇第二章：“长生久视之道”章……………(39)
- 三. 《老子》重整后的全文通译……………(48)
- 四. 致《老子》研习班学友的信……………(87)
- 五. 《老子》的重新整理与校注……………(91)

关于《老子》的再次整理与重新校注

一、《老子》重整的必要与可能（理由如下）

1.《老子》其实从一开始，也即在还没有公诸于世之前就已经被弄乱了，而后来虽经过象荆门郭店出土的竹简《老子》甲、乙、丙种本等的相应整理，又经过象马王堆帛书《老子》甲种本的再次重整以及在此基础上帛书乙本相应修改，再后来呢，又有了以河上公、王弼为代表的再次重新整理、直至整理成这之后两千年里普遍流行的《老子》通行本为止，但是遗憾的是，人们过去一直以来其实并没有将《老子》的章节次序整理妥当，因此上本人认为《老子》有必要再次进行重新的整理与校订。

2.由于《老子》篇章章节次序的纷乱，再加上后世传抄过程中的添删错漏，甚至有些人出于某种需要的篡改，这就必然影响后世对《老子》的全面认识，造成许多不必要的混乱，以此看来，《老子》确有必要再次全面重整。

3.尽管时间过去了两千多年，但是乱了章节的《老子》一书还在，也就是说相应的物证还在。而且，自从马王堆帛书《老子》以及后来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的出土，人们也就有了更加丰富的物证证据，充分说明《老子》不但必须重新整理，而且还可以实现尽可能恢复原貌的整理，这是因为郭店竹简的出土至少可以将人们的视线带到约战国中期前后，因而其离原始的真相应该也

不远。

4.实践证明,《老子》一文不但必须重新整理,而且还可以整理得好,可以将文章各个章节的文路整理得顺畅连贯,不信请见余的《〈老子〉重整与简要注释》(附上)。这也就从事实上说明一些人对《老子》一文是如何形成的各种看法、各种猜想是没有道理的。试想《老子》当初要只是笔记册子上的零星的语录的话、或者只是像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那样,那么无论如何、就是今天的人再怎么努力,恐怕也于事无补。

二、重整《老子》意义重大

1.有益于人们重新全面清晰地认识老子、认识《老子》、认识“道”;

2.通过重新的校注与评点,有助于澄清观点、消除误解、统一认识。比如:(1)如今还有不少人误以为,老子主张“无为”,有明显的出世倾向;(2)还有人宣扬“道”的不可知论,将“道”神秘化、老子神秘化;(3)以往人们对老子的主张,究竟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也还一直争论不休的。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通过余对《老子》的重整与校注,应该能得以较好的解决;

3.通过《老子》的重整,不但可以让人们重新全面认识老子,而且还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老庄其实不同“道”,从而就可以进一步解决自汉代以来以司马谈(注:其子司马迁的看法不同)为代表的对先秦诸子的甚为不科学不正确的相应归纳分类,代之以更加科学的分类,就像如今任继愈等人已经在《中国哲学

史》所分析所归纳的那样，必须对老、庄、孔、孟、荀等人进行重新评价重新定位才是。只有这样实事求是地去求得历史本来面目的恢复，也才有可能打破两千多年来人们思想深处的思维定式，代之以全新的世界观、唯物的历史观；

4.可以一扫自近现代以来，由于中国国势的衰弱，而带来的“在哲学科学领域，中国没有自己的一套东西，有的只是从西方借用来的”消极情绪的阴霾，因为理顺了章节次序的《老子》说明，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就已经有了自己可以引以自豪的一整套东西，这显然有利于振奋民族精神，有利于促进民族文化的全面复兴。

三、几个必须注意，值得商榷的问题

1.在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传统备受亲睐、国学倍受关注的今天，一切有头脑的聪明的人，是否应该也像对待外来文化一样，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能够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一分为二地正确地看待民族历史的遗产；

2.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就必然有破有立、不破不立。不过这说来容易，做起来难，难就难在旧习惯势力在习惯性思维作用下的顽强抵抗，因而要求得改变、哪怕是仅仅只求得思路上的改变，不在破除旧的东西、旧的习惯思维上下苦功夫，恐怕就不容易办到。比如，要对过去人们早已习惯了两千多年的《老子》通行本进行否定、要重新整理他，恐怕也就不那么容易、甚至还会受到颇多的责难。余以为就连明确感受到《老子》混乱的南怀

瑾也望而却步，就连他最终还是觉得没有再整理的必要（见《老子他说》南怀瑾著）

要否定，总会破坏一些人的良好感觉，破坏早已形成的思维定式，必然会引起一些恐慌，甚至有人可能还怀疑会不会破坏业已形成的早已经习惯了的良好和谐气氛。会吗？这要看怎么说的了，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余认为，辩证唯物主义者要的不是不讲是非的一团和气，而看中的是和而不同、和而大同。应该允许文化的多样性、允许各种思想的相互交锋。对思想上的问题，只要不一棍子打死，真理是会辩明的，只有这样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生动活泼的局面就一定能够形成；

3.余相信，任何一个有心人都不难发现今本《老子》（也即至汉代后流传了两千年的《老子》通行本）的混乱，就像美籍华人郑鸿指出的那样，很显然即使是今本《老子》的内容仍缺乏结构和连贯性。不过两千多年来，大多数的人似乎都有意无意地忽视它、回避它、甚至不顾《史记》的记载而任意地诠释他，说什么《道德经》原先可能只是随手记录下的一些语录，而后才编撰而成的，是这样的吗？这显然有悖可靠的历史记载，因为历史上《史记》早已明确记载那文章是老子被迫滞留边关所一气呵成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老子》一文的混乱呢？据余所知南怀瑾曾做过相应的分析，而余也是在马王堆帛书《老子》出土之后，才慢慢地有了这样的觉悟，而后又由于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甲、乙、丙种本残卷的出土，就更加清楚地表明《老子》的混乱至少

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这是因为这些版本尽管残缺不全，而其各个章节的次序显然并不相同，也不相同于在秦汉时还在流行的帛书本，更不相同于后来两千年里流行的《老子》通行本。根据上述情况看来，混乱至少应该发生在战国时、甚至应该在这之前早就已经发生。因而余认为，造成《老子》一文混乱的时间点，最大的可能就在老子写好并离开边关之后、而文章又没有被公诸于世之前的一段时间段里。人们不妨可以试想，万一老子写的文章没有被弄乱、而且还已经被公诸于众，那么如此精彩且深刻的文章，难道就那么容易地可以让人忘却，还反而让那乱了简册次序的文章、而且还需经过人们不断地整理、又没有能完全整理好的文章，流行于后世呢？余以为答案只有一个，只因为边关的条件简陋，其无论客观条件、还是主观原因，都极有可能造成写好的简册次序的混乱。而当想要将其公诸于世时，关令尹才发现文章各简册次序已被弄得乱七八糟，怎么办？就像南怀瑾在《老子他说》中所描述的那样，不知所措而又热心不减的关令尹，甚至连官都不做了，想要去追寻老子，可是他却遍寻不着，无可奈何的他，也只好退而求其次地去求教那些当时还算有学识有名望的一些士人学者来对已乱了的《老子》分别加以整理，尽管最终的效果不见得很好，但也总算有了像郭店楚墓出土的《老子》甲、乙、丙种本等那样的各版本（可能还包括到秦汉时还在流行的帛书《老子》甲种本的祖本），接着又有了帛书乙本，再接着又有了大约是汉昭帝在位时、或这之后再次重新整理，而却也没有

完全整理好的《老子》通行本的流行，直到如今。以上所说就是余对《老子》章节混乱问题的基本看法。

4.既然认识到《老子》一文的混乱，那么人们究竟应该如何来对待呢，具体应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呢？这其中南怀瑾在《老子他说》中谈到的相应看法，似乎颇具一定的代表性，他写道：

“《老子》一书的章节划分，各章的句法排列，每句的句读，是千古以来被人怀疑的问题，而且很难下一个确切不移的答案。……大多数都是刻在竹片上的所谓‘竹简’，放置时，东一堆、西一堆，很不方便，如果因为搬动、毁坏等等事件，后来加以整理，就难免章节上的前后倒置，文字上的讹误遗漏，希望整理得和原来一样，丝毫不变，实在相当困难，而且年代久远，难于考证。不过，这本《老子》（注：应指《老子》通行本），已经整理得很好了，并且已经流传了好几千年，现在若再整理，移动章节，不但困难，亦徒然增加研究者的困扰。”

以此看来，好在鄙人学识浅陋，心里自然少了一些计较、也少了一些框框，因而能够在有幸看到《老子他说》之前，就在受到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的启发下，开始明显地意识到，即使是《老子》通行本也并没有将《老子》的章节次序整理顺畅。在这样的情况下，本人就冒然着手开始了自己的探索性的进一步的整理。在这一点上，余认为，美籍华人教授郑鸿也有相似的行为，只不过他仅将《老子》原先的各章节，分别放进由他自己所设计的，宇宙论、辩证法、循环论、政治哲学、人生哲学等等的

九项框框之中，而实际上也并没有将《老子》内含的各章节完全理顺，看来有失于主观随意性，从而也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依余看来，如今人们诺能够尽量地依《老子》的各种古老的版本为范本，并尽量地顺着古时作者老子的原意，进行实事求是、合乎逻辑的顺畅的重新整理，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积极之举。

很显然，余不但解决了以什么样的态度、怎样对待《老子》混乱的问题，而且还以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积极态度，解决了对已乱了章节的《老子》如何整理的问题，从而对《老子》本来面目的基本恢复大有助益。

5.关于《老子》重整中的相关文字的校订问题。

(1) 关于“有”与“为”的问题。

余认为，今本《老子》中的不少的“为”字系“有”字之误抄，甚或还是刻意的篡改。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拿该文原第43章来说吧，今本是这样写的：“天下之至柔，驰骋于天下致坚；无有，入于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对此，凡是稍有常识的人，应该不难看出，行文中的矛盾之处。依余愚见，无有人于无间的自然现象，能给与人的启示当然应该是“无有”的厉害之处、有益的作用之处，而决不是什么“无为”的益处，况且“至柔驰骋于致间，无有人于无间”的明显作为，哪还有什么“无为”可言。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问题应该不在作者，问题显然出在后人的不理解，甚或是有人故意的篡改。以余看来，首先至少是人们对老子的“无有”（也即“无”）、以及“有”的概念不

甚了了的结果，就必然会生出许多的误解来，因此上今本《老子》一上来，在原第一章，就将老子的道的两个最为重要的子概念“无”与“有”，经后人的不适当的评点，生生地造出了什么“无名”、“有名”、“无欲”、“有欲”等一些不知所然的概念来，就象这样，接下来陆续出现一系列不应该的错误，看来也就在所难免，因此上，除了上面说到的原第43章之外，还有原第37章、第32章、第11章、第51章、第63章、第64章、第2章等各处均出现了将相应的“有”改成了“为”字的错误。为了弄清问题，这里不妨再重点讲讲原第37章。这个章节的开头第一句，帛书本写成：“道恒无名”。为什么这么写呢？余认为，这可能因为当时的一段时间里，大多数的人对“无”的认识还不够了然于胸，也不够坚定，因而当人们误以为不但在第1章谈到了“无名”，而且在第32章还谈到了“道恒无名”，那么在第37章也写着“道恒无名”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吗？殊不知当时人们对原第1章、第32章的句读评点早已经出了问题，除了上面提到的第1章外，让我们不妨再看看第32章是怎么写的，作者在此写道：“道恒无名朴虽小而天下弗敢臣”，而这究竟应该怎样句读评点呢？过去长时间是这样评点的“道恒无名，朴虽小，而天下弗敢臣。”，余认为，这样评点是不对的，而正确的评点应该是：“道恒无，名朴，虽小，而天下弗敢臣。”。问题还在于人们怎么能够说“道恒无名”呢？因为尽管作者还没有给道一个正式的命名，但还是给弄了个别名叫“道”还强名为“大”，这看起来不是很矛盾吗？也或许因为

这个原因，再加上统治者的需要，通行本的编纂者竟将第37章第一句改成：“道常无为无不为”。为什么做如此明显的改动呢？后人不是很欣赏“无为”二字吗？为什么不只做一些轻微的改动，改成“道常无为”不就行了吗？不过明眼人都清楚，“道”哪有一点无为的样子，相反“道”确是无所不为的呀！看来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呀！那么这样做对吗？余认为不对，起码不合适，不信请看《庄子·天下篇》，庄子指出“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这不就再清楚不过地指明了，老子、关尹依“道”的客观实际所建之的是“道”的常（也即“恒”）“无有”为概念的整个理论体系而言；而且庄子在《齐物论》中谈到人认识客观世界的是非标准时，还曾指出：“……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是以无有为有，无有为有，虽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独且奈何哉。”这清楚地表明，在庄子哪里已经对“无有”有了本质的认识，认识到了那些看似“无”而其实却是“有”的物质存在的客观实质，因而余认为，第37章一开头的正确表述应该是：“道恒无有”。而这一概念其实应该是作者从“无有人于无间”这样的客观现象中提炼出来、并作为“道”的一个最为重要最为基本的概念而提出来并加以使用的，而且作者还马上将这“无有”直接命名为“无”、为“扑”（见本节），而接着才有了第32章的“道恒无，名扑，虽小，而天下弗敢臣”的提法，其实这上下，从第43章开始，全部涉及对“无有”、也即“无”的相应

讨论。以这样看来，过去人们对“无”与“有”恐怕大多缺乏清醒坚定的认识，从而做出错误的句读评点，也应该跟《老子》乱了章节之后，容易模糊人们的认识有关。而且余还认为，也可能跟人们对古文字的认知有关。比如：“𠂔”字，余认为就是“有”的古时候的象形会意文字，首先，“𠂔”字应该是表示一个顶着脑瓜弓身直立的人的意思，而“𠂔”则应该表示一个人摊开了自己的双手想要拥有的意思，也既是一般的“有”的意思，而“𠂔”则就更形象的表示，那摊开双手的人形象地拥有了一箩筐（“𠂔”）东西的形象具体的“有”，也即实际上的“有”的意思，比较而言，在《说文解字》中“有”的古文字，其实也有相类似的写法写成“𠂔”，其只不过是形象地将一簋子东西放在了左下角而不是左边而已。当然在古文字中与摊开手劳作的人有关的还有“作”、“事”“卑”（这里可能还有两种写法，其一表劳作的下人写为“𠂔”、其二在田里劳动的奴隶写为“𠂔”）等，余认为，为表达人的为事、作为，在老子这里，也有“为”字的应用，而且还可能与“有”字相近，而只不过其在摊开的双手上多了一件工具而已，写作“𠂔”（见《郭店楚墓竹简》编者：荆门市博物馆、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第一版。竹简甲2、对应通行本66章）。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也就难怪“有”与“为”容易搞混（注：《说文解字》中的“为”字相对就复杂得多）。

（2）关于“尊”与“智”的问题

在古文字中，“𠂔”应该是表示常动口善言谈的智者知者的

意思，而“𡗗”则不同，从象形文字的角度来看，其上半部的左边为“大”、而右边为“人”，而其下半部则有尊口少开的意思，因而有“尊”的意思，而智者则不同，其显然多了一个“口”（见竹简甲本1应该译为“绝尊弃卑”，而不是什么：“绝圣弃智”或者什么“绝智弃辩”才是对的。）；

（3）关于“复”与“远”、“遥”的不同

从竹简甲1上看，“复”字的古文字应写为“𡗗”，那么其就与简甲本6、13及简丙本5的“𡗗”字有很大的不同，首先，从字形上看，后一个字至少要比古“复”字多了两个偏旁，特别是多了一个“亍”走之底，那么这后一个字最应该是什么字呢？而依相关文章的文意来看，其最大的可能就只能是“远”字，而不是其他，具体的请看简甲6与简丙5（对应通行本第64章）文应该写成：“圣人……学不学，远众之所过”，而不应该是什么“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再拿简甲13（对应通行本第16章）来讲：“𡗗𡗗𡗗”应该判读为：“居以寡远”而不是王弼本的“吾以观复”，这是因为，同样的古文字“𡗗”，在简甲9、简丙4中也均判为“居”字而不是“吾”字（吾字另有写法）；而“𡗗”字在简甲1中也已经判为“寡”字，而不是“观”字；而“𡗗”字更不是“复”字，而应该是“远”字。附带还必须说明，由于上述情形，看来，简甲11（对应原第25章）的“𡗗”不好再译为“远”字，而只能译为“遥”字。

关于文字校订方面的问题，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另外还有

一些，这里也就不一一列举了。还需要声明一点，关于古文字本人缺乏研究，更不是学者专家，以上所说仅供参考。

6.关于如何正确评点原先没有标点符号的《老子》的问题

如何评点《老子》一文的问题，前面也已稍有涉及，从中人们也不难看出，怎样正确地评点，对如何正确全面地理解老子的思想关系重大。仅拿原第一章来说，正确的评点无疑从一开始就使人能对“道”、对“无”与“有”有个初步的清新的认识，从而知道“无”又可以“名万物之始”，而“有”又可以“名万物之母”，因而当人们长久地关注“无”的时候，就是想要观察其眇观的状态，而长久地关注“有”的时候，就是想要观察其宏观的状态。这无与有两者同出，虽然看上去名字不一样，而其实说的是一回事呀。但是如果按照不恰当的评点，就不但模糊了人们对“无”与“有”的认识，而且还凭空地多了几个象“无名、有名、无欲、有欲”等的这样几个与“道”基本上毫不相干的糊涂概念来，以至于直搅得两千多年来人们不知所以然地众说纷纭了起来。还有像原第37章、第32章过去人们也曾有不恰当的评点；还有原第1章、第4章也有相应的不恰当的评点；再比如，原第41章，通过笔者的重新评点，不但能够将建言者的建言突出了出来，而且还将作者对建言的看法显现了出来（见笔者的《重整〈老子〉并简要注释》）。具体的也就不再一一赘述。

7.如何辩证地看待软与硬、虚与实的问题

以欧洲的经验看，是文艺复兴给欧洲带来生机、促进了欧洲

社会的大变化、大发展；而我们中国呢？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显然也促进了中国现代的发展，由此看来，人们确实也不应该忽视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忽视看似虚的软实力的作用。

本人认为，余如今作的对《老子》的重整应该有益于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有助于中华民族软实力的提升，因而余希望《〈老子〉重整》的课题能够引起人们普遍的重视，并能大力支持以促其成功。